#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門法律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官臣姜晟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醫門法律卷二

南昌喻昌撰

申明仲景律書 附傷寒三陽經禁一條 附雜證時病藥禁一條

原文允為定律茲特申明十義不更擬律

一申治風温不可發汗之律

傷寒有五皆熱病之類也同病異名同脈異經病雖俱傷於風其人素有錮疾則不得同法其人素傷於風因

復傷於熱風熱相薄則發風溫四肢不收頭痛身熱常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讝語獨語内煩躁擾不得卧善驚目亂無精治之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也

傷寒有五即傷寒中風風溫濕溫瘦瘧也寒風溫熱涼各别素有錮疾不得同法即動氣在上下左右不可汗下之類傷風重復傷熱兩邪相搏於内本屬少陰裏證如溫瘧之病而厥陰風木則兼受之熱邪充

斥兩臟尚可用辛温發散助其𤓰乎悮發其汗死證

四出不可復救矣復發其汗即申上文不可發汗者

復發其汗非是死證已出復發其汗也

一申治濕温不可發汗之律

傷寒濕温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薄則發濕

温病苦兩脛逆冷腹滿叉胸頭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

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

色變名曰重暍如此者死醫殺之也

濕温即暑與濕交合之温病素傷於濕因復傷暑兩邪相搏深入太陰以太陰主濕召暑而入其中也兩脛逆冷腹滿濕得暑而彰其寒叉胸頭目痛苦妄言暑得濕而彰其熱此但當分解熱濕之邪而息其焰寧可發汗令兩邪混合為一耶發汗則口不能言耳不能聞心不知苦但身青面色變顯露於肌肉之外耳暍病而至重暍又非虛虛實實之比直為醫之所殺矣

二律出脈經王叔和集醫律之文然則醫律古有之矣何以後世無傳耶詳考仲景以前冬月之傷寒尚未備況春月之風温夏月之濕温乎是則醫律為仲景之書無疑矣葢傷寒論全書皆律其書中不及載之證另作律書以緯之傳至晉代傷寒書且得之搜採之餘而律書更可知矣所以叔和雖採二條入脈經究竟不知為何時何人之言也再按律書雖亡而三百九十七法具在其法中之律原可引伸觸類於

以神而明之如曰此醫吐之過也此醫下之所致也與夫不可汗不可下不可火不可用前藥此為小逆此為大逆此為一逆再逆此為難治此為不治條例森森隨證細心較勘自能立於無過茲將脈法中大戒發明數則俾察脈之時知凜焉

一申治傷寒病令人亡血之律

病人脈微而濇者此為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熱

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體陽微則惡寒隂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令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隂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内微不能勝冷故欲著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裏胃中煩熱以隂氣内弱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隂脉遲濇故知亡血也

人身之脉隂陽相抱榮衛如環傷寒病起之後脉見陽微隂濇知為醫之所累大汗大下兩傷其榮衛以故惡寒發熱無休止時乃至夏月反眦於隂冬月反

玭於陽各造其偏經年不復其為累也大矣即陽脈之微以久持而稍復而但陰脈遲濇亦為亡血以陰血更易虧難復耳設其人平素脈微且濇醫悮大汗大下死不終日矣此論病時汗下兩傷所以經年不復之脈也

一申治傷寒病令人發餲之律

寸口脈浮大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為無血大即為寒寒氣相搏即為腸鳴醫乃不知而飲水令大汗出水得

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餲

寸口脈浮大病全在表醫反下之則在表之陽邪下陷而胃中之真陽不治遂成結胸等證故為大逆浮主氣故曰無血即浮為在表未入於陰之互辭大即為寒見外感之邪全未外解也中有一證下陷之邪與藏氣相搏而為腸鳴者此必未嘗痞結至極葢痞結即不復轉氣也醫不知其人邪已內陷當將差就錯內和其氣反飲水令大汗出是下之一損其胃中

之陽飲水再損其胃中之陽腹中之邪隨汗出還返於胃與水氣相搏且夾帶濁氣上干清氣其人即餲餲者胃氣垂絶之象傷寒之危候也然其死與不死尚未可定葢脈之浮大本非微弱之比而邪之内陷當大逆者止成腸鳴小逆倘發鞫已後陽氣漸回水寒漸散仍可得生觀後條仲景謂寒聚心下當奈何也此則聚而不散無可奈何仁人之望絶矣

一申治傷寒病致人胃寒之律

寸口脈濡而弱濡即惡寒弱即發熱濡弱相搏藏氣衰
微胸中苦煩此非結熱而反薄居水漬布冷銚貼之陽
氣遂微諸府無所依陰脈凝聚結在心下而不肯移胃
中虛冷水穀不化小便縱通復不能多微則可救聚寒
不散當奈何也

此見寸口陽脈濡陰脈弱乃藏氣素衰之徵陽濡則
惡寒陰弱即發熱其人胸中苦煩即為虛煩不當認
為結熱而以水漬布冷貼重傷其胸中之陽也葢胸

中之陽為諸府之所依藉陽氣一微陰氣即凝結心下如重陰蔽晛胃中水穀無陽以化而水寒下流小便必縱通然陽不化氣復不能多履霜堅冰可奈何耶亦因平素脈之濡弱知其胸中之陽不能復辟耳

一中治傷寒病遇壯盛人發汗過輕之律

寸口脈洪而大數而滑洪大則榮氣長滑數則衛氣實榮長則陽盛怫鬱不得出身衛實則堅難大便則乾燥三焦閉塞津液不通醫發其汗陽氣不週重復下之胃

燥乾畜大便遂擯小便不利榮衛相搏心煩發熱兩眼如火鼻乾面赤舌燥齒黄焦故大渴過經成壞病鍼藥所不能制與水灌枯槁陽氣微散身寒温衣覆汗出表裏通然其病即除形脈多不同此愈非法治但醫所當慎妄犯傷榮衛

此見榮衛强盛三焦堅實之人雖發其汗未必周到必須更汗通其怫鬱若悮下之則熱證百出遂至過經而成壞證鍼藥所不能制勢亦危矣與水灌令陽

散汗出因而病愈以其人榮衛素盛故倖全耳然人之形脉多有不同設榮衛素弱將奈之何故叮嚀云此愈非法治醫當謹持於汗下之先勿使太過不及乃為盡善若不辨形脉之強弱而憑臆汗下必犯大過不及之戒而傷人之榮衛矣

一中治傷寒病不審榮衛素虛之律

脉濡而緊濡則陽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心內煩醫以為大熱解肌而

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裏俱虛竭卒起而頭
眩客熱在皮膚悵怏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
技巧無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熱應時罷慄慄而振寒重
被而覆之汗出而冒顛體惕而又振小便為微難寒氣
因水發清穀不容間嘔變反腸出顛倒不得安手足為
微逆身冷而内煩遲欲從後救安可復追還

此見脈之濡而緊者為陽氣微榮中寒陽微衛中風
外則發熱惡寒榮緊胃中冷内則微嘔心煩醫不知

其外熱内冷以為大熱而從汗解之則表裏俱虚客熱淺在皮膚緊寒深在關元猶汲水灌其客熱致寒證四出不可復救也

前壊證汗下兩誤鍼藥莫制與之以水而悸痓以其榮衛素盛也此一證榮衛素虧雖不經下但只誤汗誤與之水即屬不救然則證同脈異不察其脈但驗其證徒法不能行矣過慾其可免乎

一申治傷寒病不審陽盛隂虚之律

脈浮而大浮為氣實大為血虛血虛為無陰孤陽獨下陰部小便難胸中虛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當衛家微今反更實津液四射榮竭血盡乾煩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醫復以毒藥攻其胃此為重虛客陽去有期必下汚泥而死

脈浮而大氣實血虛雖偏之為害亦人所常有也若此者陰部當見不足今反小便利大汗出外示有餘殊非細故矣設衛氣之實者因得汗利而脈轉微弱

藉是與榮無忤庶可安全若衛分之脈較前更加堅實則陽強於外陰必消亡於內所為小便利大汗出者乃津液四射之徵勢必榮竭血盡乾煩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下注之證此際安其胃固其液調和強陽收拾殘陰岌岌不及況復以毒藥攻其胃增奔迫之勢而蹈重虛之戒令客陽亦去嘔血如泥而死哉傷寒病陽強於外陰亡於內之證最多醫不知脈其操刃可勝數耶

一申治傷寒病不診足脈強汗動其經血之律

趺陽脈浮浮則為虛浮虛相搏故令氣䭇言胃氣虛竭也脈滑則為噦此為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寸口脈浮宜發其汗謂邪在太陽榮衛間未深入也若至陽明即在經之邪以汗為大禁矣設其人胃氣充實亦何必禁之故邪入陽明必診趺陽足脈趺陽脈浮即是胃氣虛餒不可發汗所以有建中之法建

立中氣然後汗之以汗即胃之津液也津液不充強發其汗則邪與虛摶其人必餲若脈見浮而且滑則其摶虛者且轉為噦深於餲矣此皆醫者不察足脈之咎強責胃氣之虛劫汗以取其實邪致令胃中之守空而逼其血外出葢陰在内為陽之守胃中津液為陽其不外泄者頼陰血以守之故強逼其津液為汗斯動其所守之血矣其外邪勝而鼻中燥者必衂其不衂者亦瘀畜胃中而生他患也此與誤發少陰

汗者同科而減等少陰少血動其血則下厥上竭而難治陽明多血但釀患未已耳

一申治傷寒病不診足脈誤下傷其脾胃之律

趺陽脈遲而緩胃氣如經也趺陽脈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動脾此非本病特醫下之所為也榮衛內陷其數先微脈反大浮其人大便鞕氣噫而除何以知之本以數脈動脾其數先微故知脾氣不治大便鞕氣噫而除今脈反浮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

潮熱發渴數脈當遲緩脈因前後度數如法病者則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也

趺陽足脈以進緩為經常不當浮數若見浮數知醫悮下而傷胃動脾也榮衛環轉之氣以悮下而內陷其數脈必先改為微而脾氣不治大便鞕氣噫而除此皆邪客於脾所致即鍼經脾病者善噫得後出餘氣則快然如衰之謂也邪熱獨留心下雖饑復不殺穀抑且潮熱發渴未有愈期必數脈之先微者仍遲

緩如其經常始饑而消穀也若數脈從前不改為徵則邪熱未陷於脾但鬱於榮衛主生惡瘡而已

附　申治傷寒不可犯六經之禁

足太陽膀胱經禁下若下之太早必變證百出足陽明胃經禁發汗禁利小便犯之則重損津液脈必代結足少陽膽經禁汗禁下禁利小便汗則犯陽明下則犯太陽利小便則使生發之氣陷入隂中太陽經一禁陽明經二禁少陽經三禁此定禁也至三隂經則

無定禁但非胃實仍禁下耳

附申治雜證不可犯時禁病禁藥禁

時禁者春夏禁下秋冬禁汗春夏而下秋冬而汗是失天信伐天和也然病有不得已而從權汗下者病去速改若瀆用之是故意違天自取不祥也

病禁者病人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禁助陰瀉陽病人陰氣不足陽氣有餘則禁助陽瀉陰以及老少不同新久異治之類

藥禁者津液内亡作渴禁用淡滲五苓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發汗咽痛禁發汗利小便大便快利禁服梔子大便秘濇禁用燥藥吐多不得復吐吐而上氣壅滯大便不通止可宣散上氣禁利大便脈弦禁服平胃而虚虚脈緩禁服建中而實實

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於釋門其律尤嚴三藏教典儀律居三之一由五戒而五百戒由五百戒直造自性清淨無戒可言而道

成矣醫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為入門後乃盡破微細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為大醫何可妄作聰明草菅人命哉嘗羨釋門犯戒之僧即不得與衆僧共住其不退心者自執糞穢雜役三年乃懇律僧二十衆佛前保舉始得復為佛子當今世而有自訟之醫乎昌望之以勝醫任矣

先哲格言

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於所主者皆

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及之變其法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此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混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及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

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
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序也故謂之主氣
惟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説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
天數始於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
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客
氣此乃四分歴法求大寒之氣何與歲運又有相火
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

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沈存中

少角之運歲木不及侮而乘之者金也金不務德故以燥勝風時則有白露早降收氣率行其變為肅殺其災為蒼隕名為少角而實與大商之歲同少徵之運歲火不及侮而乘之者水也水不務德故以寒勝熱

時則有寒雰凝慘地積堅冰其變為凜冽其災為霜雹名為少徵而實與大羽之歲同少宮之運歲土不及侮而乘之者木也木不務德故以風勝濕時則有大風飄暴草偃沙飛其變為張發其災為散落名為少宮而實與大角之歲同少商之運歲金不及侮而乘之者火也火不務德故以熱勝燥時則有火延焦槁炎赫沸騰其變為銷鑠其㦲為燔焫名為少商而實與大徵之歲同少羽之運歲水不及侮而乘之者

土也土不務德故以濕勝寒時則有泉涌河衍涸澤生魚其變為驟注其災為霖潰名為少羽而實與大宮之歲同通乎此則知歲在涸流之紀而河決大水固可以類而推之也 劉温舒

天地之間氣有偏勝而無以救之則萬物之所存者幾希矣是故風熱燥濕寒五者各司一氣生長化收藏五者各司一時以順相乘然後能循環以相生以逆相勝然後能循環以相救故曰五氣之運猶權衡也

高者抑之下者視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化者應之氣之平也五氣之相得也勝者復之氣之不平也五氣之相賊也氣平而相得者所以通其常氣不平而相賊者所以觀其變古之明乎此而善攝生者何常不消息盈虛以道御神耶 劉温舒

太陽司天之政歲宜以苦燥之温之陽明司天之政歲宜以苦辛汗之清之散之又宜以鹹少陽司天之政歲宜以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氣寒温

以調其氣太陰司天之政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坼而水血交流少陰司天之政歲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厥陰司天之政歲宜以辛調之以酸潤之（纂經旨）

歲以陽為首正正也寅引也少陽之氣始於泉下引陽升而在天地人之上即天之分五穀草木皆甲拆於此時也至立夏少陰之火熾於太虛則草木盛茂垂

枝布葉乃陽之用隂之體此所謂天以陽生隂長經言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在乎升浮也至秋而太隂之運初自天而下逐隂降而徹地則金振燥令風厲霜飛品物咸殞其枝獨在若乎毫毛至冬則少隂之氣復伏於泉下水冰地坼萬物周密隂之用陽之體也此所謂地以陽殺隂藏經言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在乎降沉也

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

養周身乃清氣爲天者也升已而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爲傳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隂爲地者也若夫順四時之氣起居有時以避寒暑飲食有節及不暴喜怒以頤神志常欲四時均平而無偏勝則安不然傷脾胃眞氣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無春夏乃生長之用陷於隕殺之氣而百病皆起或久升不降亦病焉王安道

天元紀大論等篇以年歳之支干分管六氣葢已失先

聖之旨矣年歳之支干天下皆同且通四時不變也天氣之温暑寒凉民病之虚實衰旺東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異候豈有皆同之理此其妄誕葢不待深論而可知也近世傷寒鈐法則以得病日之干支為主其源亦出於此決不可用葢金木水火土之氣各主一時當時則為主氣為司天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為客氣與時正相反者則謂在泉為其氣伏於黄泉之下而不見也治療之法用熱遠熱用寒遠寒

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也春時木氣司天則四方皆溫夏時火氣司天則四方皆熱夏秋之交土氣司天則四方皆濕秋則皆涼冬則皆寒民病往往因之此則理之易見者也其有氣與時相反者則所謂客氣者也故治療之法亦有假者反之之說觀此則運氣之說思過半矣何柏齋

足相火屬膽配肝主血者也手相火屬三焦配腎之命門主精者也肝與命門皆屬風木木中有火則精血

之中有熱氣也然精血體潤水也火與水相守故不發至發而為熱則皆精血將枯之所致也譬木枯則火易焚耳故相火發者難治今虛勞骨蒸之病皆相火發熱之證也小水不能滅大火法當補陰則熱自退

何栢齋論丹谿相火主動等悮

人之臟腑以脾胃為土葢人之飲食皆入於胃而運以脾猶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與否實由於水火二氣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則脾胃燥水盛則脾胃濕皆

不能化物乃生諸病水腫之證葢水盛而火不能化
也火衰而不能化水故水之入於脾胃皆滲入血脈
骨肉血亦化水肉發腫脹皆自然之理也導其水使
水氣少減復補其火使二氣平和斯病去矣丹溪謂
脾失運化由肝木侮脾乃欲清心經之火使肺金得
令以制肝木則脾土全運化之職水自順道乃不為
腫其詞迂而不切何柏齋
夫陽常有餘隂常不足者在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

人身則該乎一體而言非直指氣為陽而血為陰也經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長是也姑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附烏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腎經之真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法

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黄栢等藥或大補陰丸滋陰大補丸之類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爍真陰元陽虛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芩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泄真氣昧者謂氣虛即陽虛止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屬血虛即陰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芪之類殊不知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芪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虛者將為勞極參芪固

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虚者之所忌也如明醫雜著謂血病治氣則血愈虚耗又曰血虚誤服參芪等甘温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何其不達理耶 虞天民

西北二方在人為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南二方在人為肝木心火所居之位二藏常恐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虚寫南方補北方即此之義也夫腎水既實則陰精時上奉於心肺故東方

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隂精所奉於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一虛則無以制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胞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之水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故令人壽折也虞天民

蔡西山脈經有論三焦一篇後引禮運記曰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然未曾發明其義新安孫景思

氏因推其義而解之曰上焦若竅竅者竅漏之義可以通達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經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納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編編者編絡之義如有物編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網包羅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飲食故脈訣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絡此為中焦經曰主腐熟水穀是也下焦若瀆瀆者溝瀆之義可以決瀆可以傳導乃是小腸之下曰闌門泌别水穀自此而分清濁之所此為下焦經曰

在膀胱上口主瀉而不藏又曰主出而不納又曰下焦爲傳化之府又曰三焦爲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葢水穀之所入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輸傳道而下一無底滯如此尤可表其爲有形明矣所謂形者非謂藏府外別生一物不過指其所而爲形耳按蔡西山據禮運記而言白虎通性情篇漚亦作編二說安得俱誤恐漚與編殆相似而訛之耳

俞子容

近時醫者多執前人肝常有餘腎常不足之説往往舉手便用平肝之劑按聖濟經云原四時之所化始於木究十二經之所養始於肝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陰肝經養之肝者乃春陽發動之始萬物生長之源故戒怒養陽使先天之氣相生於無窮所以肝主色氣和則體澤氣傷則枯槁故養肝戒忿是攝生之切要也不可泥前説俞子容

甲乙經曰丈夫以右為命門左為腎女子以左為命門

右為腎無求子曰男子先生右腎女子先生左腎是以命門為子宮左腎為血海張潔古云男女皆左為腎右為命門男子主藏精者氣海也女子主繫胞者血海也所主者異受病則一也此說當為定論俞子容辨衝為血海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童子皆知之矣至於五實五虛豈可與泛泛虛實同藥哉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堅而

督戰如河內饑而又經火灾此五虛證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發倉此可與達權通變者論不可與貪常嗜瑣者說也夫五實為五藏俱太過五虛為五藏俱不及內經言此二證皆死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兩言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只以之斷驗死生見虛者漿粥不入實者汗利俱閉便委之死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

泄則胃氣和胃氣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啓矣是以生也張子和

虛損之微者真火尚存服寒凉藥猶可虛損之甚者真火已虧藥以寒凉豈能使之化為精血以補其虛乎虛損之證皆下寒上熱葢所謂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於寒者則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則不痛至於上焦燥熱則一也上焦方苦煩熱得寒凉之藥則暫快遂以

為藥之功故喜服之不知寒凉之藥不久下注則下元愈寒火熱為寒所逼上行則上焦復熱愈甚展轉反覆遂至沉錮而不可救是則以寒凉補陰非徒無益而且有損士夫蓋陰受其害而不知也治之補以寒凉佐以温熱補三佐二空心凉服所謂熱因寒用者也久則精生熱退而病愈矣何柏齋

經云陰虛生内熱奈何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薫胸中故内熱

嗟夫此内傷之說之原乎夫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氣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臟腑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静語默起居之類甚多不必悉舉此所謂陰虚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不同葢勞動之過則陽和之氣皆亢極而化為火矣況水穀之氣又少入是故陽愈甚而陰愈衰矣此陰虚之陰葢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焦陰陽為言或以腎水真陰

為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者過動屬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盛者勞傷元氣則少食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也今胃不能納而穀氣衰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謂絶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胃居上

焦下脘兩者之間故胃氣熱則上炎熏胸中而為內
熱也東垣所言正與經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經文於
內外傷辨以為之主乃反不引此却謂火乘土位此
不能無疑者也又經曰勞者溫之溫者養也東垣以
為溫涼之溫謂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改損
者益之為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為內經所云
而徧考內經並無此語亦不能無疑者也然溫藥之
補元氣瀉火邪者亦惟氣溫而味甘者斯可矣蓋溫

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火故元氣復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藥以為内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為勞者温之之註則不可茍以補之除之抑之舉之散之等語比類而觀焉則其義自著矣王安道

婦人之於血也經水蓄則為胞胎則蓄者自蓄生者自生及其產育為惡露則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其醞而為乳則無復下滿而為月矣失血為血家妄逆產乳為婦人常事其去其生則一同也失血家須用下劑

破血益施之於妄逆之初亡血虛家不可下益戒之於亡失之後

人之登溷辟辟有聲勃勃如蠏沫狀者咸以為寒非寒也由腸胃中濁氣不得宣行也滯下之裏急後重及膀胱不利而癃者下焦之火鬱而不伸也二者頗關衝任督三經常見裏急後重者多連尾骶長彊如錐剌狀膀胱癃閉者臍下小腹逼迫而痛是皆下焦火鬱而六府濁氣相與糾鬱於衝任之分故也腸胃陽

明燥金也下焦少陽相火也後重之用木香梹榔行燥金之鬱也癃閉之用知母黄柏散相火之熾也

凡傷寒家服藥後身熱煩燥發渴冐瞀脈兩手忽伏而不見惡寒戰慄此皆陰陽氤氲正邪相爭作汗之徵也姑宜静以待之不可因而倉皇及至錯誤

厥陰是六經中一經之名厥自是諸證中一症之目也

酒之氣暴如人身虚氣氣逆氣之暴酒得肉食則其氣相纏綿而不暴如人之虚氣氣逆氣得金石之劑沉墜

則其氣亦纏綿而不暴所以然者在相纏綿也故金石之纏綿在氣不在質惟其氣相得而纏綿故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纏綿也世人但知金石藥墜氣而不知所以墜氣之義也東垣家則用質陰味厚以沉降之葢氣陽質陰陰陽相遇則自然相得而不升走亦金石纏綿之義歟

凡數一為奇二為偶三為參五為伍如是則有統紀而無錯亂醫書論脈云參伍不調葢謂參不成參伍不

成伍大小不均疎數不等錯亂而無紀也黄發有陰陽天五之土為火所焚陽黄也地二之火為水所溺陰黄也

劉河間為補瀉脾胃之本者葢以脾胃中和之氣也燥其濕則為瀉潤其燥則為補

火多水少為陽實陰虛其病為熱水多火少為陰實陽虛其病為寒也

心肺為藏陰也以通行陽氣而居上陰體而陽用也大

腸小腸為府陽也以傳陽氣而居下陽體而陰用也
肥人濕多瘦人火多濕多肌理縱外邪易入火多肌理
緻外邪難侵濕多中緩少內傷火多中燥喜內傷
人首尊而足卑天地定位也脾肺相為母子山澤通氣
也肝膽主怒與動雷風之相薄也心高腎下水火不
相射也八卦相錯而人亦肖之妙哉易也
鬱者結聚而不得發越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
當變化者不得變化所以傳化失常而六鬱之病見

矣氣鬱者胸脇痛濕鬱者周身疼或關節痛遇陰寒則發痰鬱者動則氣喘寸口脈沉滑熱鬱者昏瞀小便赤脈沉數血鬱者四肢無力能食食鬱者噯酸腸飽不能食左寸脈和平右寸脈緊盛 俱滑伯仁

設有人焉正已奪而邪方盛者將顧其正而補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見有不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也若正氣既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葢恐邪未去而正先脫呼吸變生則

措手無及故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即所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傾者如必不得已亦當酌量緩急暫從權宜從少從多寓戰於守斯可矣此治虛之道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直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効此治實

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有不可不知也惟是假虛之證不多見而假實之證最多也假寒之證不難治而假熱之治多誤也然實者多熱虛者多寒如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故實能受寒而余續之曰氣不足便是寒故虛能受熱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曰知醫者則未敢許也治其王氣者謂病有陰陽氣有衰王不明衰王則治之

反甚如陽盛陰衰者陰虚火王也治之者不知補陰以配陽而專用苦寒治火之王豈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則亡陰陰愈亡則火愈盛故服寒反熱者陰虚不宜降也又如陽衰陰盛者氣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補陽以消陰而專用辛温治陰之王豈知辛温能耗散耗散則亡陽陽愈亡則寒愈甚故服熱反寒者陽虚不宜耗此無他皆以專治王氣故其病反如此又如夏令本熱而伏陰在内故每多中寒冬令本寒

而伏陽在内故每多内熱設不知此而必欲用寒於夏治火之王用熱於冬治寒之王則有中寒隔陽者服寒反熱中熱隔陰者服熱反寒矣是皆治王之謂而病之所以反也

氣有外氣天地之六氣也有内氣人身之元氣也氣失其和則為邪氣氣得其和則為正氣亦為真氣但真氣所在其義有三曰上中下也上者所受於天以通呼吸者也中者生於水穀以養營衛者也下者氣化

於精藏於命門以為三焦之根本者也故上有氣海曰膻中也其治在肺中有水穀氣血之海曰中氣也其治在脾胃下有氣海曰丹田也其治在腎人之所賴惟此氣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帝曰氣内為寶此誠最重之辭醫家最切之㕍也即如本篇始末所言及終始等篇皆惓惓以精氣重虛為念先聖惜人元氣至意於此可見奈何令之醫家但知見病治病初不識人根本凡天下之理亦焉有根本受傷而能

無敗者伐絶生機其誰之咎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矣若木勝則四肢強直而為掉風動於上而為眩脾土受邪肝之實也若木衰則虛不養筋而為掉氣虛於上而為眩金邪乘木肝之虛也

又諸痛癢瘡瘍皆屬於心若火盛則熾熱為癰心之實也陽衰則陰勝為疽心之虛也五藏六府虛實皆然故本篇首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末言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盖既以氣宜言病機

矣又特以盛虛有無四字貫一篇之首尾以盡其義此正先聖心傳精妙所在最為喫緊綱領奈何劉完素未之詳審略其顛末獨取其中一十九條演為原病式皆偏言盛氣實邪且於十九條中凡歸重於火者十之七八至於不及虛邪則全不相顧又曰其為治者但當瀉其過甚之氣以為病本不可反誤治其兼化也立言若此虛者何堪故樓氏指其治法之偏誠非過也

如太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陰熱化
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
凡淫勝在我者我之實也實者真邪也反勝在彼者
我之虛也虛者假邪也此六氣之虛實即所謂有無
也然天地運氣雖分五六而陰陽之用水火而已故
陽勝則陰病陰勝則陽病寫其盛氣責其有也培其
衰氣責其無也求得所本而直探其賾則排難解紛
如拾芥也設不明逆順盈虛之道立言之意而鑿執

不移所謂面東者不見西牆面南者不覩北方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察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未免實實虛虛遺人害矣

十一難曰經言脈不滿五十動而一止一藏無氣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隨陰入呼者因陽出今吸不能至腎至肝而還故知一藏無氣者腎氣先盡也然則五藏和者氣脈長五藏病者氣脈短觀此一藏無氣必先乎腎如下文所謂二藏三藏四藏五藏者當自遠而

近以次而短則由腎及肝由肝及脾由脾及心由心及肺故凡病將危者必氣促似喘僅呼吸於胸中數寸之間葢其真陰絕於下孤陽浮於上此氣短之極也醫於此際而尚欲平之散之未有不隨撲而滅者良可哀也夫人之生死由乎氣氣之聚散由乎陰而殘喘得以尚延者賴一綫之氣未絕耳此藏氣之不可不察也

浮沉遲數滑濇即此六者之中而復有大相懸絕之要

則人多不能識也夫浮為表矣而凡陰虛者脈必浮而無力是浮不可以槩言表可升散乎沉為裏矣而凡表邪初感之甚者陰寒束於皮毛陽氣不能外達則脈必先見沉緊是沉不可以槩言裏可攻内乎遲為寒矣而傷寒初退餘熱未清脈多遲滑是遲不可以概言寒可温中乎數為熱矣而凡虛損之候陰陽俱虧氣血散亂者脈必急數愈數者愈虛愈虛者愈數是數不可以概言熱可寒凉乎微細類虛矣而痛

極壅閉者脈多伏匿是伏不可以概言虛可驟補乎洪弦類實矣而真陰大虧者必關格倍常是弦不可以概言實可消伐乎夫如是者是於綱領之中而復有大綱領者存焉設不能以四診相參而欲孟浪任意則未有不覆人於反掌間者此脈道之所以難言毫釐不可不辨也

陰陽形氣俱不足者調以甘藥甘之一字聖人用意深矣蓋藥食之入必先脾胃而後五藏得稟其氣胃氣

強則五藏俱盛胃氣弱則五藏俱衰胃屬土而喜甘故中氣不足者非甘溫不可土強則金王金王則水充此所以土為萬物之母而陰陽俱虛者必調以甘藥也雖至真要等論所列五味各有補寫但彼以五行生克之理推衍而言然用之者但當微兼五味而以甘為主庶足補中如四氣無土氣不可五藏無胃氣不可而春但微弦夏但微鉤之義皆是也觀陰陽應象大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

味故氣味之相宜於人者謂之為補則可若用苦劣難堪之味而求其能補無是理也氣味攻補之學倘不善於調和則動手便錯此醫家第一著要義

滑伯仁曰察脈須識上下來去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則陰陽虛實不别也上者為陽來者為陽至者為陽下者為陰去者為陰止者為陰上者自尺部上於寸口陽生於陰也下者自寸口下於尺部陰生於陽也來者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也去者

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也應曰至息曰止也
人迎候陽故一盛在少陽膽與三焦也二盛在太陽膀胱小腸也三盛在陽明胃與大腸也四盛已上者以陽脈盛極而陰無以通故曰格陽寸口候陰故一盛在厥陰肝與心主也二盛在少陰心與腎也三盛在太陰脾與肺也四盛已上者以陰脈盛極而陽無以交故曰關陰

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陽明也胃與大腸之脈也腸胃有病心脾受之發心脾猶言延及於心脾也雖然脾胃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腸與心本非合也今大腸而及心何哉葢胃為受納之府大腸為傳化之府食入於胃清氣歸心飲入於胃輸精於脾者以胃之能納大腸之能化耳腸胃既病則不能受不能化心脾何所資乎心脾既無所資則無以運化而生精血矣故腸胃有病心脾受之則男為少精女為不

月矣心脾當總言男女不當分別至隱曲不月方可分說耳王安道

咳嗽外感六淫鬱而成火必六淫相合內傷五藏相勝必五邪相併有此不同而中間又有斂散二法斂者謂收斂肺氣也散者謂解散寒邪也宜散而斂則肺寒邪一時斂住為害非輕宜斂而散則肺氣弱一時發散而走泄正氣害亦非小且如感風咳嗽已經散之後其表虛復感寒邪虛邪相乘又為喘嗽若欲散

風則愈重而虛其肺若收斂則愈又滯其邪當先輕解漸次斂之肺不致虛邪不致滯喘嗽自止矣徐叔拱

內經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王太僕註云一陰者手少陰君火心主之脈氣也一陽者手少陽相火三焦之脉氣也二火皆主脈並絡於喉氣熱則內結結甚則腫脹腫脹甚則痺痺甚而不通則死矣葢手少陰少陽君相二火獨盛則熱結正絡故病且速也十二經中言嗌乾嗌痛咽腫頷腫舌本強皆君火為之也

惟喉痺急速相火之所為也夫君火者猶人火也相火者猶龍火也人火焚木其勢緩龍火焚木其勢速內經之言喉痺則咽與舌在其間耳以其病同是火故不分也　治喉痺之火與救火同不容少待內經火鬱發之發謂發汗然咽喉中豈能發汗故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

酸者肝木之味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盛故為酸也如飲熱則酸矣或言吐酸為寒者誤也是以

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或口淡者胃熱也胃屬土土為物之母故胃為一身之本淡為五味之本然則吐酸豈為寒者歟　凡中酸法宜温藥散之者亦猶解表之義以使腸胃結滯開通怫鬱散而和也若久酸不已則不宜温之宜以寒藥下之後以凉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也劉河間論吐酸

仲景論少陰病熱極曰溲便遺失狂言目反視者腎先

絶也靈樞經曰腎主二陰然本衰虛而怫熱客其部分二陰鬱結則痿痺而神無所用故溲便遺失而不能止然則熱證明矣劉河間論淋

衝任督三脈以帶脈束之因餘經上下往來遺熱於帶脈之間血積不流火從金化而爲白乘少腹寃熱白物滿溢隨溲而下綿綿不絶多不痛也或有痛者則壅礙因壅而成痛也内經曰少腹寃熱溲出白液寃者屈滯也病非本經爲他經寃鬱而成此疾也　治

瀉利與治帶下皆不可驟用峻熱之藥燥之燥之則內水涸內水涸則必煩渴煩渴則小溲不利小溲不利則足腫面浮漸至不治

赤白痢者是邪熱傳於大腸下廣腸出赤白也帶下者傳於小腸入脬經下赤白也據此二證皆可同治濕法治之以導水禹功丸瀉訖次以淡劑降心火益腎水下小溲分水道則自愈矣子和論帶下

木鬱達之達者通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胠脇或脹

火時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入中為飱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下為飱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之類皆達之之法也雖然木鬱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總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乎哉東垣謂食塞肺分為金與土旺於上而尅木吐去其物以伸木氣正高者因而越之之義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汨之也　火鬱發之發者汗

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惡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於内非苦寒降沉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温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　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刼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内甚其人壯氣實者則攻下之其或勢甚而不能頓除者則刼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為痢有非力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奪

以致其平凡此之類皆奪之之法也　金鬱泄之泄者滲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壅也如肺金為腎水上源金受火爍其令不行原鬱而滲道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氣䐜滿胸憑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王註解表二字於理未當　水鬱折之折者禦也伐而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病水氣淫溢而滲道以塞夫水之所不勝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反

受其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則用泄水之藥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陳莝開鬼門潔淨府三治備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衝逆正欲折挫其汎溢之勢也夫實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雖俱為治水之法然不審病者之虛實久近淺深雜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傾踣者寡矣　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氣雖

去苟不平調正氣使各安其位復其常猶未足以盡其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木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謂瀉之王氏以鹹瀉腎酸瀉肝之類為説未

盡厥旨王安道論五鬱

三焦取火能腐物之義火之性自下而上三焦者始於原氣由於中脘散於膻中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其曰上焦主納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納其納其出皆係乎中焦之腐熟焦之為義可見矣

厥陰太陽少氣多血太陰少陰少血多氣陽明氣血俱多少陽氣多血少男子婦人均有此氣血也男子多用氣故常氣不足女人多用血故血常不足所以男子病多在氣分婦人病多在血分世俗乃謂男子多

氣女子多血豈不謬哉

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二句為病治之大綱其辭似顯其義甚微最當詳辨而辨之有最難者何也蓋實言邪氣實宜寫也虛言正氣虛宜補也凡邪正相薄而為病則邪實正虛皆可言也故主寫者則曰邪盛則實當寫也主補者則曰精奪則虛當補也各執一句茫無確見藉口文飾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訓反釀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有必不可移易者奈時

醫不能察耳余請析此為四曰孰緩孰急其有其無也所謂緩急者察虛實之緩急也無虛者急在邪氣去之不速留則生變也多虛者急在正氣培之不早臨期無濟也微虛微實者亦治其實可一掃而除也甚虛甚實者所畏在虛但固守根本以先為已之不可勝則邪無不退也二虛一實者兼其實開其一面也二實一虛者兼其虛防生不測也總之實而誤補固必增邪猶可解救其禍小虛而誤攻真氣忽去莫

可挽回其禍大此虛實之緩急不可不察也所謂有無者察邪氣之有無也凡風寒暑濕火燥皆能增邪邪之在表在裏在府在藏必有所居求得其本則直取之此所謂有有則邪之實也若無六氣之邪而病出三陰則皆情慾以傷內勞倦以傷外非邪似邪非實似實此所謂無無則病在元氣也不明虛實有無之義必至以逆為從以標作本絕人長命損德多矣可不懼且慎哉

損分五藏而五藏所藏則無非精與氣耳夫精為陰人之水也氣為陽人之火也水火得其正則為精為氣水火失其和則為熱為寒此因偏損所以致有偏勝故水中不可無火無火則陰勝而寒病生火中不可無水無水則陽勝而熱病起但當詳辨陰陽則虛損之治無餘義矣如水虧者陰虛也只宜大補真陰切不可再伐陽氣火虛者陽虛也只宜大補元陽切不可再傷陰氣蓋陽氣不足而復伐其陰陰亦損矣陰

已不足而再傷其陽陽亦亡矣夫治虛治實本自不同實者陰陽因有餘但去所餘則得其平虛者陰陽有不足再去所有則兩者俱敗其能生乎故治虛之要凡陰虛多熱者最嫌辛燥恐助陽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氣也惟喜純甘壯水之劑補陰以配陽則剛為柔制虛火自降而陽歸乎陰矣陽虛多寒者最嫌涼潤恐助陰邪也尤忌辛散恐傷陰氣也只宜甘溫益火之品補陽以配陰則柔得其主沉寒自斂而陰

從乎陽矣是以氣虚者宜補其上精虚者宜補其下陽虚者宜補而兼煖陰虚者宜補而兼清此固陰陽之治辨也其有氣因精而虚者自當補精以化氣精因氣而虚者自當補氣以生精又如陽失陰而離者非補陰何以收散亡之氣水失火而敗者非補火何以甦隨絶之陰此又陰陽相濟之妙用也故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善補陰者必於陽中求陰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故以精

氣分陰陽則陰陽不可離以寒熱分陰陽則陰陽不可混此又陰陽邪正之離合也知陰陽邪正之治則陰陽和而生道得矣

本神篇曰心怵惕思慮則傷神傷神則恐懼自失邪氣藏府病形篇曰憂愁恐懼則傷心口問篇曰悲哀憂愁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揺可見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而總統魂魄兼該志意故憂動於心則肺應思動於心則脾應怒動於心則肝應恐動於心則

腎應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設能善養此心而居處安静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而不爭與時變化而無我則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藏俱寧邪亦安從奈我何哉

人知陰虛惟一而不知陰虛有二如陰中之水虛則病在精血陰中之火虛則病在神氣蓋陽衰則氣去故神志為之昏亂非火虛乎陰虧則形壞故肢體為之廢弛非水虛乎今以神離形壞之證乃不求水火之

源而猶以風治鮮不危矣試以天道言之其象亦然

凡旱則多燥燥則多風是風木之化從乎燥燥則陰

虛之候也故凡治類風者專宜培補真陰以救根本

使陰氣復則風燥自除矣然外感者非曰絕無虛證

氣虛則虛也內傷者非曰必無實證有滯則實也治

虛者當察其在陰在陽而直補之治實者但察其因

痰因氣而暫開之此於內傷外感及虛實攻補之間

最當察其有無微甚而酌其治也甚至有元氣數虧

猝然仆倒上無痰下失禁瞑目昏沉此厥竭之證尤與風邪無涉使非大劑參附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復真氣於將絶之頃哉倘不能察其表裏又不能辨其虛實但以風之為名多用風藥不知風藥皆燥燥復傷陰風藥皆散散復傷氣以内傷作外感以不足為有餘是促人之死也

五藏失治皆為心痛刺治分經理甚明悉至若舍針用藥尤宜察此詳議葢腎心痛者多由陰邪上衝故善

㾓如從後觸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滯故胸腹脹滿脾心痛者多由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鬱病在血分故色蒼蒼如死狀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氣分故動作則病益甚若知其在氣則順之在血則行之鬱則開之滯則逐之火多實則或散或清之寒多虛則或溫或補之必真心痛者乃不可治否則但得其本則必隨手而應其易如探囊也

天之六氣惟火有二君者上也相者下也陽在上者即君火也陽在下者即相火也上者應離陽在外也故君火以明下者應坎陽在內也故相火以位火一也而上下幽顯其象不同此其所以有辨也然以凡火觀之則其氣質上下亦自有君相明位之辨葢明者光也火之氣也位者形也火之質也如一寸之燈光被滿室此氣之為然也盈爐之炭有熱無燄此質之為然也夫燄之與炭皆火也然燄明而質暗燄虛而

質實餤動而質靜餤上而質下以此証之則其氣之與質固自有上下之分亦豈非君相之辨乎是以君火居上為日之明以昭天道故於人也屬心而神明出焉相火居下為原泉之温以生養萬物故於人也屬腎而元陽蓄焉所以六氣之序君火在前相火在後前者肇物之生後者成物之實而三百六十日中前後二火所主者止四五六七月共一百二十日以成一歲化育之功此君相二火之為用也

六氣之分屬陰者三濕燥寒是也屬陽者二風熱而已使火無君相之化則陰勝於陽而殺甚於生矣此二火之所以必不可無也若因惟火有二便謂陽常有餘而專意抑之則伐天之和伐生之本莫此為甚此等大義學者最當詳察

三陽所在其脈無不應者氣之盈也三陰所在其脈有不應者以陽氣有不及氣之虛也然三陰之列又惟少陰獨居乎中此又陰中之陰也所以少陰所在為

不應葢亦應天地之虛耳豈君不主事之謂乎

五行勝復之理不期然而然天地萬物固無往而非五行而亢害承制又安往而不然哉故求之於人則五藏更相平也五志更相勝也五氣更相移也五病更相變也故火極則寒生寒極則濕生濕極則風生風極則燥生燥極則熱生皆其化也第承制之在天地者出乎氣化之自然而在人亦為有之則在挽回運用之得失耳使能知其微得其道則把握在我何害

之有設承制之盛衰不明似是之真假不辨則敗亂可立而待也

故凡以太陽之人而遇流行之紀以太陰之人而逢赫曦之紀強者有制弱者遇扶氣得其平何病之有或以強陽遇火則炎烈生矣陰寒遇水則氷霜及矣天有天符歲有歲會人得無人和乎

王荆公解痛利二字曰治法云諸痛為實痛隨利減世俗以利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實也痛在裏者實也

痛在血氣者亦實也故在表者汗之則愈在裏者下之則愈在血氣者散之行之則愈豈可以利為下乎宜作通字訓則可此説甚善已得治實之法矣然痛證亦有虛實治法亦有補寫其辨之之法不可不詳凡痛而脹閉者多實不脹不閉者多虛痛而拒按者為實可按者為虛喜寒者多實愛熱者多虛飽而甚者多實飢而甚者多虛脈實氣粗者多實脈虛氣虛者多虛新病壯年者多實愈攻愈劇者多虛痛在經

者脈多弦大痛在藏者脈多沈微必兼脈證而察之則虚實自有明辨實者可利虚者亦可利乎不當利而利之則為害不淺故凡治表虚而痛者陽不足也非温經不可裏虚而痛者陰不足也非養營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受傷也非補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陰也非速救脾胃温補命門不可夫以温補而治痛者古人非不多也惟近代薛立齋汪石山輩尤得之奈何明似丹溪而亦曰諸痛不可補氣局人意

見豈良法哉

崆峒子云脾土上應乎天亦屬濕化所以水穀津液不行即停聚而爲痰飲也夫人之病痰火者十之八九老人不宜速降其火虛人不宜盡去其痰攻之太甚則病轉劇而致危殆須以固元氣爲本凡病推類而行之亦思過半矣昌按藥以勝病乃致脾胃不能勝藥猶不加察元氣一壞變症多端如脾虛而氣短不能以續變而似喘促尚用降氣定喘之藥如脾虛衛

氣不行變而為浮腫尚用耗氣利水之藥如脾虛鬱滯變而作寒熱尚謂外感用發散之藥虛而益虛直令氣盡身亡全不悔禍復以此法施之他人展轉戕生可勝誅哉

小學有虛實分治之法謂疾病之生也皆因外感內傷生火生濕濕熱生痰四者而已審其少壯新病是濕則燥之是火則瀉之濕而生熱則燥濕而兼清熱火而生痰則瀉火而兼豁痰無餘藴矣審其衰老久病

又當攻補兼施如氣虛而有濕熱痰火則以四君子湯補氣而兼燥濕清熱豁痰瀉火如血虛而有痰火濕熱則以四物湯補血而兼瀉火豁痰清熱燥濕如此則攻補合宜庶乎可也故曰少壯新病攻邪可審老衰久病補益為先若夫陰虛火動脾胃衰弱真陰者水也脾胃者土也土雖喜燥然太燥則草木枯槁水雖喜潤然太潤則草木濕爛是以補脾滋腎之劑務在燥濕得宜隨證加減焉耳

小學有火濕分治之法謂肥人氣虚生寒寒生濕濕生痰瘦人血虚生熱熱生火火生燥故肥人多寒濕瘦人多熱燥也

治病分初中末三法初治之道法當猛峻緣病得之新暴當以疾利猛峻之藥急去之不使病邪久居身中為害也中治之道法當寛猛相濟為病得之非新非久當以緩疾得中養正去邪相濟而兼治之末治之道法當寛緩廣服平善無毒用其安中養血氣俾邪

自去

治病有和取從折屬五法一治曰和假令小熱之氣當以凉藥和之二治曰取為熱勢稍大當以寒藥取之三治曰從為熱勢既甚當以温藥從之或寒因熱用或寒以温用或以汗發之四治曰折謂病熱極甚當以逆制之或以下奪之五治曰屬為求其屬以衰之縁熱深陷在骨髓無法可出鍼藥所不能及故求其屬以衰之

昌按求屬之法内經明謂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又謂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當助其心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當助其腎又謂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妙義精切若此本文插入不通無著之語火衰於戌金衰於長盲瞽後人今特正之

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醫無可去

之術也故須辨審八要庶不有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脉細皮寒氣少泄瀉前後飲食不進此為五虛二曰實五實是也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五實也三曰冷臟府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内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内也審此八要參以脉候病機乃不至於有誤

學士商輅云醫者意也如對敵之將操舟之工貴乎臨

機應變方固難於盡用然非方則古人之心弗傳茫如望洋如捕風必有率意而失之者矣方果可以不用乎雖然方固良矣然必熟之素問以求其本熟之本草以究其用熟之診視以察其證熟之治療以通其變始於用方而終至於無俟於方夫然後醫之道成矣此論學醫用方最為精切

栢齋三書云藥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引治病之藥

至於病所者使也如治寒病用熱藥則熱藥君也凡温熱之藥皆輔君者也臣也然或熱藥之過甚而有害也須少用寒凉藥以監制之使熱藥不至為害此則所謂佐也至於五藏六府及病之所在各須有引導之藥使藥與病相遇此則所謂使也餘病推此按栢齋此論乃用藥之權最為精切舊謂一君二臣三佐四使為定法此未可泥藥性論又以衆藥之和厚者定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説殊謬

設若削堅破積大黄巴豆輩豈得不為君耶

晉時才人欲刋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訥曰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夀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訥之言可謂仁矣今天下才士勵志醫藥正可入理深譚乃效齊人惟知管晏以陶氏六書竄入仲景成法後人受弊更當何如

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

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明良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原疾病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洞幽不失細少如此乃謂良醫豈區區俗學能之哉 初學記

醫以活人為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為之世之習儒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力以幸病之偶中不復深為探索上求聖賢

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又不能博極羣書採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盡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為患不少矣是豈聖賢慈惠生民之盛意哉昌按春秋時左氏譚醫理甚悉漢儒已不習醫太史公作倉公等列傳鮮所發明况其他乎其後如華元化傳寖涉妖妄醫脈之斷實儒者先斷之也有唐列之方技無足怪矣九靈山房文集所論醫者當博極羣書求聖賢之意旨明造化之會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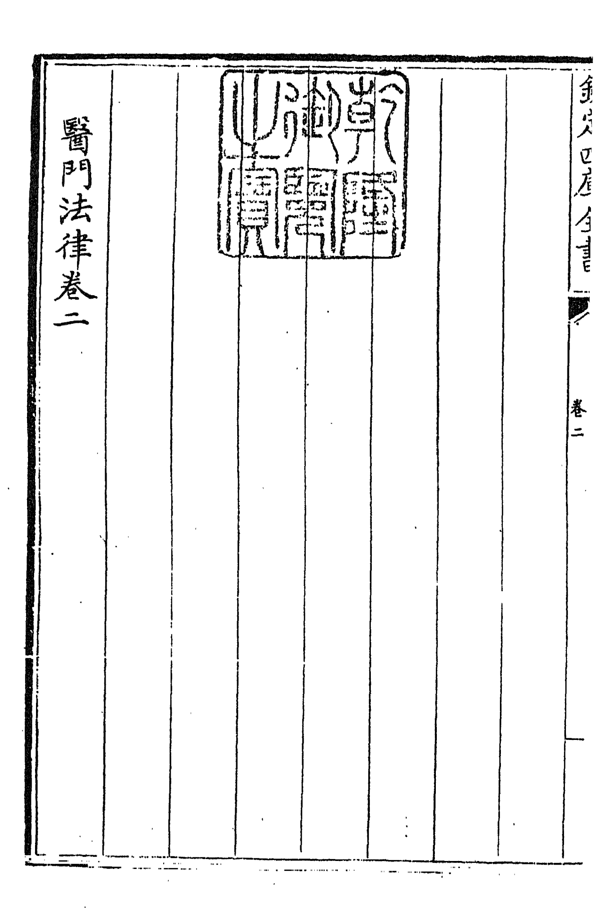
其屬望顧不大歟 戴叔明

醫之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難本草脈經而不少畧者何盖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從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聖賢示人畧舉其端而已後學必須會羣書之長參所見而施治之然後為可 醫學集成

正五音者必法師曠之律呂成方員者必法公輸之規矩五音方員特末技耳尚取精於其事者況醫為人之司命不精則殺人今之患者不達此理委命於時醫與自暴自棄甘於溝瀆何異故病有六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知病失於不知藥又史記云驕恣不倫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今

時病家此其通弊矣 本集

世間多有病人親友故舊交游來問疾其人曾不經事未讀方書自騁了了詐作明能譚說異端或言是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氣紛紛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未就時不待人欻然至禍此段情態今時尤甚 孫思邈




醫門法律卷二